

書叢藝文穗收

小秋愛勞動漢

著偉

董

行印社版出人工

821
4420



香港中文圖書館

小秋愛勞動漢

董偉著

收獲文藝叢書
編輯委員會

〔書號〕8149〔頁數〕84頁〔定價〕3400元〔冊數〕1—10000冊

一九五一年四月北京第一版

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綢布胡同三十號

電報掛號二三七三

•工人日報印刷廠承印•

定價：3400元

目 录

小秋愛勞動漢	1
濟公活佛	10
櫻 姑	21

小秋愛勞動漢

一 找婆家

『男大當娶，女大當嫁』，小秋已經十七歲了。雖然還是一身孩子氣，但她的頭髮留得長長的，一對水玲瓏的大眼睛，鴨蛋臉兒，已經是成人的丫頭了。這丫頭嘴兒緊，整天都不說話，天一亮就走了，到漁網工廠幹活。早晨撈不着熱湯熱水喝，趕趟兒就啃點冷煎餅，再不就空着肚子，熬到天黑，回家還是老和尚打光光『一套』——冷飯，吃不吃，誰管她呢？

爹，是個不務正業的老乾巴頭子，從年青就闖關東，把老婆孩子扔在山東老家，

錢也不拮一個，信也不拮一封，自己在大連胡混。那年，從烟花館裏領了個小老婆，兩口子都抽大烟，又賭錢，天長日久，把個小買賣也抽進去了，就開始搗個『把』賺兩錢，混一天算一天。

隔山隔海，小秋的媽在山東家裏聽見關東客捎信說：『小秋的爹有外心啦！在外頭娶了個小老婆。』鄉下女人心眼窄，一口氣就得了氣，不到百天就死了！鄉裏鄉親幫助挖了個坑把人埋了。小秋哭給誰看？『沒娘的兒，沒蓋兒的房』，十五歲一個小丫頭怎樣過？舅舅給了幾個盤纏，打發她到大連來，找着了爹和小媽。打那以後，小秋就開始過着刀刃上的日子，天天看冷臉子，頓頓吃冷煎餅，這丫頭好苦啊！

轉過年，『八一五』日本鬼子投降了，到處成立工會、婦聯會，小秋想：『人家都說婦聯會是給婦女做主的，我又沒個親娘，我要參加！』她在漁網工廠偷偷地報了個名。從此，她天天白日幹活，晚上去上識字班。

小媽知道了，心裏打開了算盤：『這可了不得，這丫頭子成了精，學習學習，就跑野心啦！這丫頭長的滿漂亮，是一隻不壞的小雀，嗯！多了不說，十萬八萬可值

呀！』小老婆心裏安了把刀子，她早看上了小秋是個聚寶盆。

那天，小秋的爹喝得醉醺醺的（此時他已不抽大烟了），活像條死狗，從市上回來，小老婆就說：『老頭子，你二虎嗎？』老頭子扎鼻涕吃扎不出個響兒來，聽她這麼一說，楞了，又當闖出什麼大禍來了，就甜模索地說：『哦！我二虎我二虎……你罵吧！』小老婆扯着他的耳朵說：『你幹麼呀？上言不搭下語？我是說你該給丫頭子找個婆家呀！』『哦！哦！』『兒大不由爹，女大不由娘，別說你那個閨女又不是我生的，呸！隔一層肚皮隔一層心哪！你看看，這當兒又上了學習班，東奔西跑的，咱還管得了嗎？我又沒養一根孩子毛，何苦來，給人家拉拔孩子。……』

打這天起，老兩口子，就託東家求西家給小秋劃拉着找主兒。『嫁出門的女兒，潑出去的水，他們想小秋早嫁了，早去了這份心事，又能得一大筆子錢，又去了這個屈中計。』

春天的風，颯的大，不幾天，小秋要找婆家的風，颯進了鄰居老娘的耳朵裏。

高老娘是個名寡婦，人，挺老實，却又挺剛強，她只有一個女兒，在十六年前就死



了，撇下一個外甥張榮，沒有爹，沒有娘，沒有地，沒有房，靠他老娘碾指頭肚兒掙個『三』『八』兩錢，拉把大了，老娘供他念了四年書，之後，就檢個煤繭兒什麼的。解放後，她分了三間房，張榮進了一家鐵工廠，學鑄盤手藝，今年已經十九歲了。馮老娘想：『我擦屎刮尿把他拉把這麼大，這夾當兒也能撈上飯碗啦！孩子老老實實的，娶個媳婦可也不至於現眼。唉！我這大年紀，能看看外甥媳婦，死了也閉眼。』

東鄰西舍誰不認識誰？馮老娘自己去說這門親事。一提，小秋的爹就樂意，他看張榮這孩子有出息，又有手藝，丫頭子過了門，可也不能遭着罪，這麼一來，就跟小老婆合計，小老婆嗓子拉得長長的，浪聲浪氣地說：『可也湊付着行啊！只要能多拿點綵禮來……問問你丫頭，咱不管。』小秋紅紅的臉，笑了笑，就答應了。

小秋常常見張榮，鄰鄰居居也常常跟他說個話，她知道這是一個好小夥子，沒有一點兒歪心眼兒，整天就知道幹活，她覺得：『嫁這樣一個丈夫，自己總算有了貼己的人。』

二 下定禮的一天

天是烏烟瘴氣的，見不到太陽。

小秋要下柬了，大喜的日子，一早，她就爬起來，拾掇好了屋子，換上一件半新不舊的淺藍褂，戴上圍裙，準備幹活了。接着，爹和小媽也起來了。爹換上出門穿的新襖袍，套上黑馬褂。小媽呢？三十多歲的人，臉抹的像個猴屁股，紫勾勾的，再配上月白色小褂，簡直叫人打惡心，一起來，就像個山鴉雀喳喳唧唧地叫：

『秋子，把你爹夜兒個買的麵合一合，多加鹹哪！拉的長啊！趕它兩塊，我切肉做菜，你爹燒火。』做着飯，老兩口子就嘮扯起來了。

小老婆說：『你看張家能拿多少錢來？』老頭子說：『至少也得拿五萬。』小老婆說：『金鐺子、金墜子還不算哪！』

老兩口子樂了，小老婆說：『真的，長大的女子，喂肥的豬，多使幾個綵禮，咱倆一年四季，吃喝穿戴可就不用愁了。』

天快晌了，馮老娘抱着一個小紅包來了，一進門，爹和小媽就滿迎滿接，推上炕拉上床，那個熱乎勁兒，就別提啦！等打開包一看，小老婆的豬犢子臉「瓜達」下來了。瞪了馮老娘一眼說：『我當是什麼綾羅綢緞呢？就拿這點破渣渣兒，六千塊錢哪！』

『孩子她媽，咱家水深淺你還不知道嗎？這陣子，張榮的手頭兒困難，等結婚再說吧！咱是人癩人，也不是圖東西呀！當初咱是講在嘴上的。』

『也太不入眼兒啦！俺這個丫頭子摸弄了這麼大，當爹當媽的也不能光賠錢哪！東西大貴貴的，你說，買雙鞋幫得多少錢？』

小老婆一臉不是一臉，老頭子也沒了主意，胆虛虛地說：『將就將就吧！張榮那孩子……』唉呀！這一句話不要緊，她可就火上澆油了：『呸！你個老王八，小廟鬼，你就看見六千塊錢嗎？你閉着瞎眼睛給閨女找這個窮婆家，揭不開鍋的戶，你叫孩子去喝西北風嗎？我當媽的可不能眼瞅着孩子跟着那個窮光棍受窮。雖然她不是我腿肚子上割下來的肉，一日叫娘，終身是母，我可疼她，我不能結這門親。……』

老頭子的耳朵比麵條還軟，只怕氣壞了。小老婆，他看看那四件襖面、四雙襪子、六千塊錢，就筋了筋鼻子對馮老娘說：『你把這點東西拿回去吧！俺不能叫孩子去受這份窮。』

一句話，馮老娘涼了半截子心，臉忽忽的發燒，坐也沒坐，麵也沒吃，東西也沒拿，拍拍腿，就下了炕。小秋拉了她一把，也沒拉住，小秋滿眼圈含着眼淚，眼睜睜地看着馮老娘氣的直顫顫走了。

錢就是命，命就是錢，爹媽恨不能搬到錢眼兒裏住，答應了人家，又變卦，叫女兒怎麼插言？小秋紅了好幾次臉，才掙出一句話：『媽，爹，咱不能……』

小媽正是二肚子氣，沒地方發泄，這一下子可抓着空子了，她說：『啊！你看中了那小夥子啦？你媽可沒看中，哼！瞅到眼裏是條龍，對了你的心思啦！就不能依着你，你給我把東西送回去。』小秋沒吱聲。『你沒聽見嗎？送回去，可不能都送回去，不能便宜了張家，咱不能折了本，折了腰，白搭上飯，你把買麵買肉的三千塊錢扣下來。』小秋哭了。爹也逼着去送，媽也逼着去送，小秋可就不去送。

『你送不送回去？』

『不，我不能說了不算。』

小媽從炕上跳下來，拿起趕麵杖就要打，這時，小秋的孀子一步插進來說：『你們這是幹什麼？晴天白日打着玩呀？』她一陣風衝散了小老婆的火。『弟妹，你來了？你來的正好。』兩個人拉着手，小媽就訴起苦來了，把事情前後說了一遍。孀子聽了，笑眉笑眼地說：『秋，好孩子，你送回去吧！別盡着惹你媽生氣。』

小秋這孩子靈，想的開，她心裏有底兒，擦了擦眼淚說：『好，我送回去。』

出門不遠就到了。馮老娘正在哭天抹淚的生氣，張榮也在，看見小秋拿了紅包來，老娘就氣哼哼地說：『你也跟你爹媽一樣啊！反覆無常，你……』誰知道小秋的心？這倒是冤屈了她，她哽咽着說：『老娘，你不能這樣叫我難過，我，我死了也不變……』

馮老娘聽小秋這麼一說，臉上的眼淚都笑乾了，拉着小秋的手，親親熱熱地說：

『哦！你還是這樣一個好孩子呀！張榮，我去做飯，你們倆自己說說吧！』

這可難壞了小秋；她瞅着張榮那棒棒的小夥子，有點害臊了，倒是張榮在工廠裏學習的好，比她開通，他先說：『你怎麼樣？我可是個窮工人哪！你不嫌窮嗎？』『不嫌窮，我就是要嫁給你這個勞動漢。』

小秋離開了張榮，高高興興地又把東西拿回來了，可是，她心裏却結了個疙瘩：『回家對那母老虎可怎麼說呢？』她有點打醋，推了好幾次門，才進了家，嬌子還沒走，正和小媽嘀咕什麼事兒。小媽一見小秋回來了，氣的說不出話來：『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』嬌子連忙過來拉了一把說：『小秋，你個糊塗孩子，這點破爛攤上的貨，你怎能看上眼呢？拿回來幹什麼？唉！孩子，你一時給糊塗蒙了心了！嫂子，叫秋到我家去吧！我好好開導開導她。』

三 擺下擒虎陣

你可別看小秋的嬌子白胖胖的是個好人，她真的要開導開導姪女嗎？不，她不傻啊！她笑裏藏刀，老虎掛念珠，混充善人哪！她和小秋的媽嘀咕了一下晌，費了一頓

腦筋，擺下了擒虎陣，她也想在小秋這棵搖錢樹上搖兩錢花花。

小秋到嬌子家來，也不隔一，有哈說哈，嬌子說：『我的孩子，雖然說嬌子大媽不是娘，繆子蕎麥不是糧，可是，自從你媽死了，我就沒拿你當個外人看待，你想想，張榮那個窮棒子，你怎麼能嫁給他？好孩子，你嬌子還能哄你嗎？真的呀！咱老輩可燒了高香，出了你這個又俊又靈的丫頭。嘖、嘖……嬌子準給你打着燈籠找個好女婿。』嬌子的兩片嘴，她就像抹了二兩香油，一直說到天快亮了，小秋呢？左勸左不應，右勸右不應，她，死心蹋地，她半點沒有變卦。

第二天頭晌，嬌子家來了一個客人，四十多歲，穿着長袍短褂，肚子吃的挺大，一看就知道是個有錢兒的。嬌子就忙活起來了，又燒水又燒茶，趕忙從裏屋叫出小秋來：『今兒個貴客臨門，你到這裏幫助我伺候伺候客人，給王財東倒杯茶。』

小秋像頭朦腦，也不知什麼風颳來了個王財東，『吃人家的飯，就得受人家管，嬌子叫去倒水，就去吧！』小秋端着茶壺進去了，『先生，喝茶。』『好，謝謝，我自己來吧！』那王財東一雙水狼眼直剗剗地瞅着小秋笑，小秋有點磨不開，三步兩步

就出來了，她心裏可揣了個悶葫蘆：『這是什麼鬼把戲？』

王財東臨走的時候，嬀子問他：『看上了沒有？』『行，滿漂亮。先頭我去打了一卦，不錯，是個上婚，就這樣吧！我是妥了，就看女的啦！』這些話，小秋都聽見了，她越捉摸越不是好兒。嬀子拍着她說：『小秋，人家王財東看中了你。』『啊！你說什麼？』『你別忙啊！你聽我說，王財東在旅大地區，誰不知，誰不曉？販金子呀！唉呀！孩子你嫁過去，金首飾有的是：簪子、墜子、戒指、鐲子……愛戴那樣就戴那樣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你的福份可不淺哪！王財東前些日子才死了老婆，撇下前東一箱子兩櫃，可多呢！你去是個填房，哈哈！真是前世定下的姻緣。』

嬀子的心比狼還狠，小秋的脸比紙還白，小秋的眼前直冒金花。她咬着牙說：

『我、我死也不嫁那大肚子，不管他家財萬貫，上馬金、下馬銀，我可不眼饞。』

『你別糊塗啦！孩子，你想想：那頭炕涼那頭炕熱？人生一輩子，不是爲了吃穿，誰還托生？你看看，人家王財東，拔一根汗毛，也比咱的腰粗哇！你再看看張榮家，現吃現掙，你跟他豈得緊着褲腰帶、餓肚皮，到那時候，可沒有賣後悔藥的，你嬀子有

話可說在頭裏呀！』

小秋不愛錢，不愛那大肚漢，任憑你花言巧語磨薄了嘴唇，她連擺也沒擺。婊子說的累了，喘了口粗氣說：『唉！鐵打的心腸也該動了，你這個傻丫頭！』

四 鬥 爭

天黑的對面不見人，小秋家裏鬧翻了天，小媽說：『你這個小養漢老婆，風流精，這兩天，你上那去打野雞來？』『媽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俺嬖子把我叫了去……』『啊！你的心眼兒還怪花花呢！你心思你就瞞過我啦？你沒看看你跟誰賣乖？你媽當初可打過響腰呢！酸的，甜的，那一樣也比你嚙的多。』

小媽什麼底細不了解，她是沒法治這個丫頭，故意的倒打一耙，她看見那嶄新的票子、那亮錚錚的金子、銀子擺在桌面上，可惜撈不到手。『人不瞞良心不告狀，狗不瞞良心不吃屎』，她不能放秃尾巴鷹，她非治治小秋不可，她的私心多麼重啊！她指着老頭子就開了罵：『你個老王八，跟你閨女是一根腸子爬出來的，你爺兒倆治死